

內地中西治療系統完備 針灸療法紓緩不適 北上睇中醫 患癌西醫站起來

跨境求醫 之 中西治療

除了罕見病患者在香港治病要面對天價藥費，每年有數以萬計新增患者人數的腫瘤科，所使用的標靶藥也相當昂貴，但內地同一標靶藥的藥價卻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同時內地中西治療系統完備，以中醫療法紓緩不適，是患者不惜奔波跋涉跨境就醫的另一誘因。肺癌末期患者黃先生本身也是一名醫生，能使用醫院員工的折扣，以每月3萬多元藥費買藥；他後來發現內地同款進口標靶藥的售價遠比香港低，並能接受中醫治療。他說：「最嚴重時，我無法企起身，當時尋遍香港的物理治療、中醫都唔見效，後來經朋友介紹到中山接受針灸，經過幾次療程，我已能重新起身、甚至走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黃先生服用的內地同標靶藥，較港藥價便宜約四分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身為醫生的黃先生罹患癌症後，到內地求醫及接受中醫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行醫多年的57歲黃先生於2022年7月至8月被確診患上肺癌。他近日向香港文匯報憶述，當時感覺到腰痛，因為他經常打高爾夫，起初還以為是運動損傷，但接受各種肌肉骨頭的檢查後，仍未找出病因，身體卻每況愈下，於是決定進行全身體檢。

內地標靶藥價僅港四分之一

一查嚇一跳，他確診末期肺癌，類型是ROS-1 fusion type，佔所有類型肺癌的3%，雖然幾率較低，但因為肺癌本身並不罕見，每年該類肺癌也約有100個至200個新症。起初，黃先生完全難以置信，「我不抽煙，又沒有其他不良嗜好，沒有三高，身體各項指標一直正常，也經常運動，至多就是長期工作疲勞，休息不足。」

逐漸地，他不得不接受癌症殘酷現實，先後接受放射治療，以及服用一種名為Entrectinib的標靶藥。從確診到服用標靶藥相隔7天，每天都度日如年，「這款藥雖然已在香港註冊，但當時服用的人數少，庫存少，我透過任職的私家醫院向藥廠取藥也耗時兩天，其間整個人覺得就在死亡邊緣，等多一小時都嫌長。」

該款藥在香港的每月藥費市價約6萬元，黃先生以醫院職員折扣亦需要3萬多元一個月，不是一筆小數目，「食藥前，我感覺自己距離死神好近。但標靶藥不愧是標靶藥，吃了一次後，身體立馬有好轉，體力逐漸恢復，不再感覺虛弱。」

後來，他從主治醫生得悉，內地治病所處方的進口標靶藥與香港無異，每月藥費一萬多元，是香港6萬多元市價不足四分之一，於是黃先生也加入北上求醫的行列。

接受針灸治療 重返診所行醫

在內地覆診數次後，醫生見他服後沒有明顯不適，加上他的癌細胞經已入侵骨頭，不良於行，容許他派診所護士攜帶證明文件到當地取藥，每次可取3個月的服用量。標靶藥能有效維持黃先生的精神狀態和體力，但骨頭已受入侵，腰骨疼痛，腿腳活動受限，「最嚴重時，我無法企起身。」在香港接受物理治療、中醫治療也未見起色，有次在朋友介紹下到中山接受針灸。

信奉西方醫學的黃先生坦言，起初對中醫抱持一試無妨態度，不敢抱厚望，沒料效果超乎預期，「我第一次去中山行都唔到，要坐輪椅日來回，那位中醫的針好特別，大約有30厘米長，我甚至唔使除褲，針就咁穿過條褲刺入我腰部、臀部、大腓，第一次做治療自然係好痛，痛後感覺成條腿都被打通，僅僅經過4次治療，我已可以慢慢企起身。」目前他持續到中山接受治療，已能拄拐扶牆慢慢行走。他坦言：「找到適合自己的治療方法實屬幸運！」

隨着體力精力以及腿腳恢復，黃先生重返診所行醫，目前每日能診症兩三小時，「其實我確診肺癌後一個月就開始恢復返工，當然希望未來能夠恢復再好些，能夠多返些工，治多些病人。說實話，中醫真的功不可沒。」

母伴肌萎兒兜轉深圳求醫藥



以霖與母親北上深圳求平價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攝



以霖雙腳萎縮無力，要母親抱起才能站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攝

特稿

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SMA)的35歲黎以霖，無論上廁所、放上床睡覺，都要60多歲的母親協助。黎母每次都義無反顧，張開雙臂把他抱往想到地方，過去35年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忙前忙後，從無怨言，「自從他確診開始，我幾乎斷了所有社交，日日夜夜陪他。」近月她更不辭勞苦，山長水遠帶兒子到深圳就醫，為的就是享用當地相當於香港藥價5%的進口藥，「我當然不奢望他能跑步，因為這根本是神跡。但現在(服藥後)有時他自己也可以擡起身體走幾步路，我已很感恩。」

黎以霖早在2歲時已發病，惟當年有關罕見病的資訊有限，直至15歲才確診。黎以霖說：「兒時通常有時坐在地上起不了身，小學體育課沒怎麼上，特別沒氣力，很快劫，上樓梯又慢。」初時此症是無藥可醫，一家人只能以見步步行的心態積極面對命運的無情考驗。

兒「超齡」無資格申藥物資助

等到全球首款治療該症口服藥面世，黎以霖卻已「超齡」、未符條件申請政府資助，「政府唔資助，就只能自掏腰包，但太貴，一支針差不多要100萬港元。第一年年要打6支，之後每年4支，普通人根本無法負擔。」食不起藥，一家人眼巴巴看着黎以霖在過去10年的病情不斷惡化。

直至得悉港大深圳醫院可治該病，處方的進口藥與香港一樣，售價僅是香港5%，再次燃亮家人的希望。黎母定期帶黎以霖從粉嶺住所出發，搭東鐵到羅湖後，再搭兩條線深圳地鐵抵達深圳醫院，十分奔波。

接受該藥物治療後，黎以霖說目前身體疲痛及勞累症狀獲得紓緩，他早年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畢業後一直在家居從事簡單的電腦工作，也有點收入，父親與胞弟亦有工作，加上每月4,000多元高額傷殘津貼和2,500元的嚴重殘疾人士特別護理津貼，勉強可應付藥費開支。

癌藥註冊緩慢 業界促港自行審批新藥提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黃先生目前的病情雖然受控，但畢竟已是末期，病況有機會出現反覆甚至抗藥性。據他了解，另有一款肺癌標靶藥將在外國使用，適合更重病情的患者，「這款藥物目前在內地及香港都未上市，但香港審批註冊制度緩慢，可能最快2026年才在港使用。如果可以縮短註冊時間，至少都可以幫到唔少有需要嘅病人。」

註冊耗時五六年是常態

黃先生表示，站在病人角度，藥貴是一方面，前提是有藥可醫，但香港新藥註冊進度緩慢，該款針對更重患者的新藥，即使立刻申請在港註冊使用，根據過往的經驗最快兩年之久才完成審批，「病魔可不會等人，若要等藥物加入安全網、獲批相關基金資助，需要的時間就更長。」

他認為，無論是縮短藥物認證時間，還是與大

灣區融合，一同採購藥物，都是大勢所趨。「隨着醫療技術不斷進步，癌症也許不再是絕症。在合適的藥物治療下，希望癌症病人未來也能過正常人的生活。希望政府能夠積極考慮，從宏觀深遠的視角來看這個問題。」

香港現行的「第二層審批」藥物認證制度下，新面世的處方藥物須取得36個列表地方(包括美國、歐洲等地)監管機構中，最少兩張藥劑製品證明書(CPP)才可在港註冊。在藥業保護主義抬頭下，該36個列表以外地區所研發的新藥，不容易獲得兩張CPP，也即難以獲得在港註冊「入場券」。過往紀錄顯示只有極少數藥物能於兩年內完成註冊，耗時五六年是常態。

新推「1+」機制門檻仍高

故去年施政報告新推出「1+」機制，將兩張CPP，減至一張，另加藥物在本地進行的臨床試

驗數據，符合要求後便有條件在港註冊。香港執業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區兆基日前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這些新藥因為太新，缺乏臨床試驗數據，『1+』機制也可能要兩年之久，過往的註冊時間相若。」

內地研發生產的標靶藥Fruquintinib(1微克與5微克)，是首款經「1+」機制獲在港註冊資格的藥物。之所以能快速獲批，區兆基醫生解釋，因該藥早在2019年於內地上市，過去數年，香港患者透過「指定患者藥物使用計劃」使用該藥，累積一定的香港臨床數據，起點比其他藥高，而且該藥亦成功通過FDA審批在美國上市，「換言之，這款藥已拿到兩張CPP，本也合乎現有的審批註冊要求，『1+』機制只是加快審批而已，但其他新藥未必咁順利。」

區兆基認為，「1+」雖然擴大新藥在港註冊的渠道，但門檻仍相當高，建議將「1+」機制若能優化，起碼能大大幫助內地藥物在港註冊。「一

款國外首先上市的新藥，很難有香港本地臨床數據。而內地註冊的新藥，可能有大量的華人或亞洲人的臨床數據。特區政府可考慮擴大臨床數據的要求，不一定是本地數據，華人或亞裔測試者數據也接納。」

長遠而言，他認為香港應朝自行審批的方向發展，「國外新藥通常先尋FDA認證，內地藥物會先經國家認證，因此未來如果能實行任何藥物只要獲得美國或內地其中一個認證便可在港註冊，這樣就能大大縮短港人用新藥的時間，同時也能夠保障安全可靠以及藥物對華人的適用性。」

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日前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自去年施政報告公布「1+」機制迄今，署方已收到超過60間藥廠約210個查詢，當中包括許多海外及內地藥廠，並積極跟進。其中一款名為Fruquintinib的標靶藥(1MG與5MG劑量)透過該機制於今年1月在港成功註冊。